

# 访法田野报告

## 前 言

2015年3月，应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罗兰教授的邀请，我前往法国里昂从事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在LIA框架下，和法国同事进行三场学术研讨会，分别发表了题为 *Chinese Sociology in Retrospection: Brief History, Theoretical Focal Concerns and Methodological Debates, 1979-2015*; *The Urban Questions: Mapp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1979-2015*; 和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Domain: Context, Change, and Collective Action* 的学术讲演。与法国里昂高等师范的研究生们展开两次学术讨论，一次听取他们论文研究的选题、执行过程和初步的研究结论，并做出针对性的评论，另一次则是与他们一起沟通我在学术会议之余，与罗兰教授一起在大里昂地区的五个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心得和体会。这五个社区分别是 Vénissieux、La Duchère、Guillotière、Vaux-en-Velin 和 Givors。下面，我就专门对自己在这五个社区访问和观察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一些体会，做稍微详细的介绍。

## 一、重访Vénissieux

2014年1月，还是在LIA框架下，我和中国社会学界的其他5个代表（北京大学的谢立中教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光金教授和杨宜音教授，以及上海大学的刘玉照教授）一起到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这周内安排的最后一项活动，就是到Vénissieux进行一次实地田野考察。Vénissieux位于里昂的东南方向，开车过去实际很近。下车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建筑密度相对较小、建筑风格稍微偏现代的一个居住小区。从我们北京居民的眼光来看，要是Vénissieux这个社区搬到北京的话，从外表上看，应该属于中上层中产阶级的典型住区。但是，罗兰教授对Vénissieux社区的介绍，主要是他们原来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住区，是好多代来自北非的新移民一代代聚居的地方。因此，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民众，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工人阶级工作的，或至少他们中的中年、壮年和老年一代，主要的职业是属于体力劳动或半体力劳动性质的。从他们的族群起源来看，他们是来自北非的移民。从Vénissieux这个社区的财政地位来看，它不是一个经济上富足的社区。在这个小区居住的人们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

是在法国出生的，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拥有合法的法国国籍。

从外表上来看，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两次访问之间，Vénissieux的变化并不大。同行的研究生Victor让我去关注整个Vénissieux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模式：在大片用作体育空间的空地上，周边都树立起了铁丝网作为阻隔。Victor认为，对空间利用的这种约制，实际上是和Vénissieux社区居民对空间的文化利用模式相悖的：我们在另一个社区Guillotière观察到了北非移民对空间利用的主要形式：也即将公共空间半私有化（the quasi-privatization of the public space）的方式——通过停留、占据、展开自发的社交活动和对领地的重新文化定义，而使空间的设计用途部分地得到转型。因此，在Vénissieux这个社区中，安静，以及空间的人为分割和符号界定（将铁丝网围起来的空间界定为恰当的体育休闲空间）给了我很大的吃惊：我们居然看不到诸如在Guillotière那里观察到的丰富的人类活动。因此，我的第一个疑问，便是：在白天，Vénissieux的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第一次访问Vénissieux，在Burbeck教授的安排下，我们参与了一个来自各地NGO组织和各类推动社会变迁的积极分子（social change activists）参加的一个座谈会，Vénissieux

当地的积极分子也有参与。我们几个也分别介绍了我们自己。由于参会者大多说的是法语，所以我只是零星感觉到，为了帮助Vénissieux这个社区，社会各界都有哪些帮助他们的想法和举措。参会之余，我们观察了本地自助组织的一个食品超市，里面有一些低价出售的食品，用于接济Vénissieux社区最贫困潦倒的住民。

这第一次访问，给我很大的困惑。除了上面所说的对Vénissieux人类活动的式微的疑问之外，我的其他疑问包括：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像北京中产阶级小区的社区，隐藏着如此深的贫困现象？为什么这个社区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丝北非伊斯兰文化的符号表征呢？

我的这三个疑问在我的第二次重访中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关于人类活动的式微，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部分地，是由对空间的社会控制这个结构性因素，与北非移民自发利用空间的文化习惯之间的一个紧张或对立造成的，部分地，是由贫困本身所造成的（换句话说，任何人类活动，既需要物质投入的支持，有需要有尊严的生活带来的心理能量的支撑）。而造成Vénissieux的贫困的主要原因，也是制度性的：1）产业的结构转型，使得作为原先制造业中心的Vénissieux成为了产业结构转型的牺牲者，稳定的、能带来稍微充分工资的工

作消失了；2) 当代欧洲陷入了对属于“奇怪”文化的伊斯兰文明的污名化过程，而这一污名化和文化排斥的过程延续到劳动力市场，那就是严重的就业歧视的问题。这一就业歧视的问题，由于代际更替这个因素的引入，而变得更加严重：第一代移民出于纵向比较，对歧视性的就业安排比较能够容忍（毕竟他们现在来到了法国，这是一个空间上的向上社会流动）；而在法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则遭受了严重的相对剥夺——同样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同样说着流利的法语，凭什么你们在文化上如此不信任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此排斥我们。

这就间接地引发了我的第三个疑问：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身份认同，究竟对于法国社会的族群融合有正面作用呢，好是实际上来看，在族群间文化信任缺乏的现实下，反而造成了更深的文化裂痕呢？

在差不多要里看Vénissieux的时候，恰好是幼儿园放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很让人惊喜的现象：一个个北非穆斯林打扮的中青年妇女，推着大大小小的婴儿车，旁边走着背着书包的学龄儿童。我的社会学思维又被激发了：我原先希望看到的丰富的人类活动终于在抚养和家庭生活的这一维度上显现了出来：在一个出生率持续低迷的发达社会中，

北非移民的较充沛的生育力和相对更为传统的家庭抚养模式，是否最终会为北非移民的未来带来一线希望呢？也许早期教育和文化符号的正面利用，而非抽象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认同感，更能够提升北非移民，尤其是更年轻的、在法国出生的那几代移民的未来社会命运。

## 二、La Duchère: 一个社会空间的再造

La Duchère也在离里昂不远的地方，方向与Vénissieux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处在一个河流拐弯的高地上。引发我们这次访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La Duchère正在进行一个社区空间改造的实验，即将1970年代建成的高层公寓（实际上是低于标准的居住条件的象征）拆掉，重新改造成为低层且低密度的中产阶级住区，非常类似美国城市社会学中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这一改造的目的包括两个：1) 通过引入下层中产阶级，甚至国际买家的房地产投资行为，重新形塑La Duchère社区的人口结构；并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改造，使得各阶层之间的社会互动能够加强；2) 通过对La Duchère社区进行空间改造，改变该社区的空间意象，使之成为一个各族群、各阶级混合居住的典范。

作为一个城市社会学家，我个人认为，La Duchère社会空

间改造的创意，符合社会变迁积极分子所设想的、在不进行大的制度性变革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互动和社会接触环境的改善，从而改善弱势群体之命运的理想，但是，出于社会学家天生的结构论视角，我至少看到了两个重要的力量，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社会空间改造实验：1）伴随着改造而来的新型资本（最突出地表现在房地产业和零售渠道这两个领域），是否会使得社区内原本存在的小型资本体系持续地边缘化，并最终退出社区？2）良性混合空间的诞生，必须基于良好的社会互动的意愿，以及不同族群间文化宽容的意愿，是否真能如此，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 三、Guillotière: 充满生命力的都市丛林

实际上Guillotière是我经常路过的一个都市社区，Victor还曾经带着我去找过那里的中餐馆吃饭，也曾在附近的书店里给我的女儿买了她第一本法语的儿童绘本。与前面两个社区相比，Guillotière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市街区：不同身份和来源的移民及其文化表现（宗教场所、多元食物文化、身体符号等等），自发的人类社交行动，以及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近性，都使得我对Guillotière这个社区充满好奇。Victor正在追踪该社区作为毒品交易地的一个研究，另一位研究生Marie，则在进行移民社会适应的系列访谈。关于

Guillotièrre, 我有两个主要的学术印象: 1) 它非常类似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 Ernest Burgess 所说的“转型地带”(transitional zone)的概念, 是一个对于持续不断到来的移民浪潮进行相对友好的社会接纳的一个空间安排: 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首先来到法国, 进入的则是一个建立在初级团结基础上的友好的环境(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风俗习惯和同样的非正式的就业环境等等); 因此, Guillotièrre代表了对第一代移民进行友好接纳的这样一个社会空间, 而非像Vénissieux或La Duchère那样, 在法国出生的、拥有法国国际的北非移民, 在制度性歧视(教育/就业)造成的制度性困境(失业/贫困)下, 满怀着相对剥夺的怨恨, 成为社会分化和断裂的表征。

因此, 关于Guillotièrre这个社区, 至少两个学术关注点可以持续跟进: 1) 作为转型地带的生态变迁的过程——族群成分的渐变过程和族群间关系的持续跟进; 2) 不同代际移民社会命运的比较研究, 在Guillotièrre, 诸如Vénissieux发生的代际困扰, 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呢?

#### 四、Vaux-en-Velin: 左派政治的中心

对Vaux-en-Velin的观感, 实际上和我对Vénissieux的观感



十分接近。去 Vaulx-en-Velin 的路途相对较远，但 Vaulx-en-Velin 处在一个持续城镇化的区带之内，并无明确的地理边界将其区分开来。这一点和 Vénissieux 或 La Duchère 都不同。其次，Vaux-en-Velin 是里昂地区左派政治的一个中心，当地议会和市政官员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在当地的查理·卓别林中心，首先和当地的副市长进行了简单的交谈。那里正在进行一个酒会，很多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都来了。酒会之后，我们又去了当地的一个居民楼参观，并且参加了一个我们在 Vénissieux 参加过的形式极其相似的座谈会，来自周边城市的 NGO 代表和社会变迁积极分子开始对如何改变 Vaux-en-Velin 的不利处境，各自进行发言。基本上，我们看到了各界 NGO 和社会变迁积极分子实施社会干预的努力。访问 Vaux-en-Velin 的几个主要观感：1) 街区卫生状况明显较差，表明市政经费很可能不足；2) 街上有标语，说本社区来了一些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儿童？）处于较不利的境遇，要求大家进行关注；3) 小学校是当地看起来最好的建筑，这一点和中国贫困边远山区的情形类似。

## 五、Givors: 一个城市的衰弱和重振

在 Givors，罗兰教授主要带着我参观了玻璃工厂衰败的整

个社区历史，并邀请到玻璃工厂工会的两位老人给我讲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曾经的工人阶级团结、来自职业的伤病，以及Givors变迁中的产业结构。在座谈之前，我们还到市政厅附近的工人阶级住区参观，知道了该建筑群的建造历史，以及该建筑群空间生态隐含的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的潜能。在该住区的山坡顶上，是一个破败的城堡遗址，天空很蓝，视线很好，可以鸟瞰整个广场。这个鸟瞰，也让我们对Givors这个城市当前正在进行着的城市规划的变化有了新的了解：Givors要从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城市，转变为中产阶级居住之城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因此，Givors城市的整个生命史，不但要从工人阶级的命运的视角来理解，也要从一个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命运的视角来理解。

## 六、结 语

由于我在法国期间的调查田野笔记不幸丢失了，因此，仅仅凭借我自己的记忆，对我在罗兰教授陪同下的五次田野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总体来看，法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大变化之后的社会疗伤进程之中：无论是持续高涨的移民潮带来的社会问题（族群冲突和毒品泛滥），还是法兰西公民权的不完整性（表现为二代和三代北非移民所感受到的制度性歧视

和排斥)，又或是全球化进程中工业城市的命运浮沉，或者是在资本和规划这双重力量推动下的士绅化改造和空间实验，都揭示了法国社会还有很长的社会改革之路要走。对照中国社会，尽管从经验现象来看，似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所不同，但从最抽象的层次来看，其实法国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形态和运作的机制不尽相同而已。希望在LIA框架之下，中法两国的社会学家能够组成联合研究小组，对两个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联合实地调研，并在后西方社会学的智识背景下，进行个案逻辑提炼和理论升华。在此，我在此感谢罗兰教授给我的田野机会。

刘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5年7月29日于韩国首尔Holiday Inn Hotel